

信息茧房效应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摘要：

关键词：信息茧房；思想政治教育；破茧

1、 选题背景

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性、实时性、共享性等特点，使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主要途径和渠道。但与此同时，许多与之相伴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中就包括“信息茧房”效应的生成。

互联网技术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用户在享受网络便捷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将自身限制在封闭狭窄的信息场域之中。譬如使用某一网络平台购物，购买或查看过某一商品，后续就收到平台自动推荐的同类或同款商品；浏览某新闻平台查看资讯，搜索过或者评论了某条新闻，随后收到平台推送的大量相似的新闻内容；查看某短视频平台，刷到的短视频内容、题材通常是相似的。大学生群体作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互联网土著”，既享受着互联网时代的科技便捷和时代红利，也承受着信息茧房负效应的挑战。高校教师同样生活在网络信息社会中，也会接受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信息服务，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茧房的影响。因此，信息茧房效应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命题。

然而，虽然国内外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对信息茧房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是，国外学者对信息茧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探讨信息茧房对民主选举和政党宣传等问题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信息茧房的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图书情报领域，主要探讨信息茧房发生的背景、产生的机制，对新媒体用户等群体的影响及破解策略等问题。聚焦于“信息茧房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推荐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的信息茧房效应加速生成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信息茧房”的成因与影响，思考应对路径，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策略，积极引导大学生群体“破茧而出”，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算法时代发挥铸魂育人作用的关键。

2、“信息茧房”概念厘清

在汉语词典中，“茧”指的是某些昆虫在变蛹前吐丝所结成的保护壳，“茧房”则更形象地道出了其封闭、稳固的特性。因此，“信息茧房”这一概念可以简单地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为由信息包裹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密封的空间。这种简单的理解虽然基本上把握了“信息茧房”封闭性的特征，但却没有真正理解“信息茧房”的本质内涵。

具体来看，“信息茧房”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型社会现象和新兴概念，因而其产生时间并不长，最早是由桑斯坦教授为了回应尼葛洛庞帝关于“我的日报”的预言而提出的。互联网早期，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对“我的日报”进行了这样的预言：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个性化的报纸，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定制新闻。这引起了桑斯坦的担忧，他开始思考，这于人类而言，究竟是机遇还是风险？于是，桑斯坦教授在其所著的《信息乌托邦——众人是如何生产知识的》一书中表明了他的观点。桑斯坦认为：“网络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咨询选择和更便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只注重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在这里，桑斯坦教授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将信息空间比作一个由茧织成的逐渐封闭的空间，形象化地描述了受众用户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新发展与信息接收过程中即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即如果人们长期置于此空间中，那么人们获取的知识内容将越来越狭小和片面。桑斯坦通过这种形象化地比拟，将信息时代下人们获取和选择信息状况的现状乃至人们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引发人们对“信息茧房”现象进一步的思考。

在桑斯坦教授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信息茧房”形成的两大原因：一是互联网时代信

息泛滥的外部客观因素，二是个体信息选择偏好的内部主观因素。在两方面原因的交互作用下，个体越来越禁锢在一个同质窄化的相对固定的封闭空间，信息视野不断窄化，思维和认知也逐渐固化。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茧房”概念常常与“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同时出现，并且出现不同程度的混用状况。为进一步明晰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概念，有必要在此对三个概念进行辨析。

三者虽然都是描述因信息偏食而导致信息窄化、观念极化现象的重要概念，但各自却有不同的侧重点。首先，从内涵上看，桑斯坦对于“信息茧房”的内涵界定包括“观念之茧”和“信息之茧”，“回声室效应”侧重观念和态度的极化，而“过滤气泡”则侧重个体信息环境的窄化；其次，从所指涉的社会背景上看，“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均指涉的是互联网时代生成的网络社会，而“过滤气泡”是算法推荐技术发展的产物，其所指涉的是算法时代；最后，从诱发因素上看，“信息茧房”强调个体认知、偏好的影响，“回声室效应”涉及媒介环境、群体压力等多种因素，而如前所述，“过滤气泡”的一大助推力是算法技术。基于桑斯坦教授对“信息茧房”的概念描述、相关概念的辨析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主体，本文对“信息茧房”的定义如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高度开放而造成信息过载的背景下，个体信息获取行为受到个体认知、偏好以及相关技术的影响，使其不断强化对同质化信息内容的接收，减少接触异质信息的可能，最终将自身禁锢在阻碍自我发展且相对固定封闭的信息空间的社会现象。

3、“信息茧房”生成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破茧”的针对性和可实现性，我们必须研究信息茧房的生成机制，理清信息茧房的多元成因。信息茧房的成因可以从信息茧房的历史必然性、推荐算法机制、用户信息选择行为三个方面来分析。

(1) 信息茧房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表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354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较 2021 年 12 月提升 2.6 个百分点。”我国互联网总体发展势头迅猛，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获取信息的便利化，也带来了信息爆炸、信息泛滥、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而随着整个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历史演进，大数据时代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媒体多样化与信息泛滥。

媒体多样化是指是在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体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信息和内容。这种多样性可能来自于媒体所有权的分散、各种不同的内容创造者以及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

“媒体多样化可以增加信息的供给，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促进信息的创新和交流，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媒体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主体对不同信息的需求，有效增加了信息的供给，而这也导致了信息过多从而泛滥化。

信息泛滥指的是在数字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速度迅猛，人们面临着大量的信息输入。社交媒体、自媒体、新闻平台等途径使得信息随时可得，导致信息数量庞大、多样性和复杂性增加。“信息泛滥本身不是问题，但当选择如此多时，超出了其基本需要和承受能力，对用户心理、行为等方面都将产生严重影响。”即信息泛滥的结果是人们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可信的内容，也容易被低质量、虚假信息所误导。信息泛滥促进了信息茧房的形成。由于信息数量的庞大和多样性，人们面临挑选信息的难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倾向于从熟悉的、与自身观点相符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形成了信息茧房。而信息茧房又加剧了信息泛滥。当人们只接触一致观点的信息源时，他们更容易受到信息过滤和筛选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信息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低质量、虚假信息在特定群体中更容易扩散，从而加剧了信息泛滥的问题。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们更加难以获取全面、客观的

信息,容易被局限于自己的信息圈子中,愈加固化信息茧房。

(2) 从推荐算法机制角度看信息茧房形成的技术使然性

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出现,可以让受众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信息。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的分发率,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信息茧房”现象。推荐算法机制是一种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兴趣,将个性化的推荐内容呈现给用户的技术手段。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点击行为、购买记录等数据,预测用户的兴趣和偏好,并向其推荐相关的内容,以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用户体验。部分网络平台为了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与黏度,通过推荐算法机制不断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

首先,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向其推荐相关内容,这种个性化推荐容易使用户陷入自己狭窄的信息圈子中。推荐算法往往倾向于向用户呈现与其兴趣相符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观点和多样性的信息。这导致用户接触的信息越来越狭窄,缺乏了解其他观点的机会,助推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其次,推荐算法机制有强化偏好的倾向性。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这种推荐往往是基于用户过去的喜好和点击行为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推荐算法会不断强化用户的兴趣偏好,将更多类似的内容推荐给用户,加深了用户对特定类型信息的偏好,进一步增强了信息茧房的形成。最后,推荐算法机制会导致信息过滤和信息孤岛效应。推荐算法会根据用户的行为进行内容过滤和筛选,将不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排除在外,只推荐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这种过滤效应可能导致用户接触的信息变得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全面性。用户可能错过与自己观点不同但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加深了信息茧房的现象。

(3) 从用户信息选择行为方面看信息茧房形成的用户应然性

在用户从庞大而繁杂的互联网信息中,筛选自身所需要信息是,“用户受到思维惰性、认知局限性、节约认知资源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认同的信息,而忽视或者排斥不同或者冲突的信息,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确认的偏见”。

“个体总是倾向去寻找信息来确认自我观点是正确的,并选择忽略与自我观点不一致的信息,这个现象称为确认偏见效应。”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倾向于寻找和接收那些与自己现有观点相一致的信息,而避免或排斥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见,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普遍倾向。在互联网环境中,由于信息的丰富性和个性化选择的可能性,确认偏见的效应更加明显。同时,由于信息过载,人们往往只能选择部分信息进行消费,而这部分信息往往是用户主观上感兴趣的,或者认为与自己相关的。这导致用户在信息选择上的自我加强,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最后,社会身份影响也会影响用户的信息选择行为。人们的社会身份,如性别、年龄、职业、政治立场等,往往影响他们的信息选择。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关注那些与自己社会身份相关的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信息茧房。

总之,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信息选择和行为来个性化推荐内容,而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泛滥环境中,这种个性化推荐在帮助用户应对信息过载的同时,也可能加强他们的信息茧房。另一方面,用户的信息选择行为也会影响推荐算法的运行结果,从而进一步加强信息茧房的效应。因此,这三个因素共同推动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4、“信息茧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信息茧房效应的生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许多挑战。正确分析信息茧房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才能更好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总结信息茧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层面

信息茧房的技术基础是互联网推介算法。所谓推介算法,就是指通过分析网民的各项特征数据,判断出网络用户的即时偏好并以相应的信息加以匹配和满足。由于网络用户的即时偏好往往是感性的、随性的,因此推荐算法所聚焦的网络用户的即时偏好实则也就是网络用户的

情感偏好。这种算法会为用户源源不断地推送满足其情感偏好的信息，并自动过滤掉用户认为枯燥、乏味、无趣的信息，这无疑助推了网络情感化娱乐化传播趋势的形成，给当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近年来，大量不良信息充斥网络。不良信息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涉及政治的，如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各种反动思潮；另一种是不涉及政治的，如色情、暴力、极端追星、炫富等不良价值观。在借助推荐算法获取信息时，人们一旦浏览一条含有上述内容的信息，推荐算法就极有可能在接下来推送一系列相关信息，不断迎合网民的情感诉求，致使部分媒介素养较为有限的网民误入歧途，形成信息茧房并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愈发失去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兴趣。“吸引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存在、发展的根本前提，可以说，没有吸引，就没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茧房的背景下，现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吸引力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入眼”“入脑”“入心”变得十分困难，遭受“失语”“失声”“失众”的现实风险。

(2)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层面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学不可分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传播就是一切。在信息时代，人们虽然置身于海量信息中，但往往只会选择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信息。长此以往，便会与其他领域的信息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墙，就像蚕宝宝一样被束缚在“茧房”之中。客观看，“信息茧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前媒体去中心化、裂变变化、社交化的内容生产模式，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但“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它加剧了网络群体的极化效应。在网络空间，网民通过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关系产生分化和类聚，进而形成“信息茧房”。他们内部之间畅聊甚欢，但也慢慢减少了与外部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群体成员之间接触到的信息、观点和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群体同质化趋向日益显著。在这样的“信息茧房”内，人们容易将自己的偏见当作真理，将他人的合理观点拒之于千里之外。这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饭圈”“二次元”“电竞圈”等等不同亚文化群体；贴吧、抖音、B站、小红书等不同平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零零后似乎只能与同意圈子的人相谈甚欢，却与其他同龄人产生了深深的疏离感。这意味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单一的，而必须关注到各个群体的特点。另一方面，信息茧房的出现导致社会黏性降低。在“信息茧房”里，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不断增强。长期沉浸在自我话语体系中，排斥异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容易产生脱离社会的倾向，对小群体外的个人和社会漠不关心，导致整个社会黏性降低，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日益困难。大学生中普遍的偏见和错误认识无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困难。

(3)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层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网络社会的权力来源是网络中的开关机制。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因此，在网络之间进行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成了塑造社会的一个基本权力来源。在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往往本身来自于政治力量，因而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权力。对于政治权力拥有者而言，技术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教育主体能够借助于网络主流媒体、门户网站、校园网站等渠道对教育客体进行自上而下的精神传导、价值培育、思想引领，教育过程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强制性、单向性。然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信息茧房的大规模出现逐渐打破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有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促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拥有的议程设置权力大幅减小。这表现为，网民不再主动登录网站去查看已被设置好的议题和内容，借助于推荐算法，其看什么、不看什么都可以有意或无意地由自己的偏好决定。一方面，网民可以通过设置话题标签、选择资讯类别等方式来指示算法为自己的信息获取执行事前过滤；另一方面，在网民没有采取任何行为的时候，算法也能够“细心”“耐心”“贴心”地记录下网民的实时偏好并为其推送下一秒其可能想看到的信息。在此情形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议题与内容的传达只能

依靠网民的自觉自愿选择以及推荐算法的推送方能实现,这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掌控力显著下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不可控因素骤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性遭受弱化。

5、“破茧求解”

(1) 个人坚持认知矫正,提高媒介素养,提升信息甄别力

媒介素养是指受众判断、解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信息茧房是由信息泛滥以及个体选择信息的倾向偏见促成的,因此要想破茧,首先需要教育对象克服这种信息选择倾向,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提高自己面对过载信息的甄别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需要教育对象的主观意愿和努力,这就要求教育对象在获取信息时,要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提升对大数据算法的防范意识。在媒介接触的过程中,控制自己的使用时长,防止过度沉迷;要学会综合使用不同的媒介,不要单一地使用一种,要通过丰富信息接收渠道,拓展自身知识结构,辩证吸收“混搭”资讯盛宴。第二要培养自己的兼容性心理。要在使用不同媒介的实践过程中学会倾听和平衡各方的意见,学会合理的判断,打破思维定势偏见,理性对待不同的声音,对自己态度相悖的意见要更加审慎思考和分析。另一方面,需要教育主体的支持和帮助。具体来看,教育者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做出努力:一是学校应增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常规教育内容,在课程推进中帮助教育对象建立媒介素养知识体系,提升教育对象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辨析能力和信息应用能力。二是教育主体要自觉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健全专业教师队伍。专业的、媒介素养高的教师队伍,能够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使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2) 高校推进信息融合,打破信息封闭,提升教育亲和力

高校应正视“信息茧房”的影响,意识到破除“信息茧房”的工作需要高校积极探索。高校可开展专题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打破“信息茧房”的活动,充分利用好诸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学资源,用专业知识揭开所谓“兴趣”推荐算法的神秘面纱,寓教于乐,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算法的本质,认识到“信息茧房”对自己的危害,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学生挖掘真正的理想和兴趣。高校也应该认识到网络平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要意识到“信息茧房”在网络中产生,也同样需要借助网络这柄双刃剑来刺破。因而高校可以主动利用互联网传播的知识和规律,构建校园信息平台,引导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是非观。同时,高校可以尝试建立分类讨论区,加强不同观点的网络推送。通过网络课堂,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加大学生的信息接收量,也使学生能够接受到各种不同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改变信息推送模式,通过对学生在线学习搜索内容动态的分析,既推送与其相似的观点,又推送与之相关的不同观点,以此来拓宽大学生的信息视野和信息空间,激发学生的思考辨析能力,提升教育对象对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陷阱。

(3) 主流价值驾驭算法,传播正向能量,提升价值引导力

当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建设良好网络生态,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对网络有害信息进行屏蔽,对网络杂音进行过滤,让充满正能量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亿万网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面对算法技术的快速升级和大量应用,网络平台主体应坚守行业自律,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对于掌握算法的企业、机构和个人来说,在享受人工智能算法带来巨大商业利益和权力的同时,也要切实认识到,其与一般商业企业不同,具有社会公器的作用,要发挥好社会的“守望者”和“检测器”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追求商业利益同时善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不能唯资本、唯流量、唯点击量至上。同时,还要深耕技术盲区,积极推动算法与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手段深度融合,破除通过算法“黑箱”塑造能力差异而带来的信息红利,限制商

业化和娱乐化信息的过度涌入，通过透明化和科学化的方式提高主流价值信息的传播力。